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七十二至七十五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編修臣裴謙慶助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任啣萱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七十四

雍正六年八月

上諭二十三道

初一日

諭直省督撫知府一官管理通郡有察吏之責所關綦重必知府得人則能察吏以安民於地方實有裨益但知府內有僅循分供職不能察吏而又素無過犯不至

於糾劾者此等人員若令其久任地方於屬員賢否必不能詳察周知於吏治無益著各省督撫將現任知府詳加甄別其有才具中平不能察吏者一面具題以在京部屬改補仍令該員暫留本任辦事一面於本省同知以下知縣以上等官內揀選能勝知府之任者保題送部引見如所保人員可用准其補授俟伊到任後著前任知府交代清楚來京以部屬之缺改用如此則因才器使辦理部務得人而各省知府均屬勝任之員矣

若所保人員到京引見時朕察其才具亦屬中平則仍將前任知府留於原任各省督撫宜秉公詳擇以副朕澄敘官方之至意

初二日奉

上諭嚮馬強盜從無援赦之條莽鵠立將騎馬執刃肆行刼奪之大盜樊二包援赦免罪具題不知何心又莽鵠立查審革職吏目王遵致書盧珣等一案奏稱王遵雖有營求之私柬未有營求之實蹟等語王遵既有書札

求其照應情罪顯然不知恭鵠立必欲如何方為實蹟也恭鵠立原屬卑鄙之人器量褊小朕因其操守尚好是以用為長蘆御史而伊廵鹽任內果能稱職後因甘肅廵撫員缺一時未得其人而恭鵠立尚有勤勉向上之心遂將伊簡用切加訓誨不意伊自到任以來所辦事件處處舛錯即如進藏軍需伊親身在彼料理乃一任屬員遲悮寧可已身竭蹷補辦而未將承辦遲悮之員參劾一人總因市恩沽譽欲取悅於屬官而識見偏

執甲微全不得大臣之體樊二包王遵二案莽鵠立所辦錯謬已極著交部嚴察議奏

又奉

上諭據福建巡撫朱綱奏稱各省舉行耕耤典禮一案於雍正四年欽奉諭旨選擇潔淨豐腴之地建壇置田照例舉行又於雍正五年接到部文須發儀注內載耤田應在東郊但閩省州縣前此已建之壇已置之田有不在東郊者今若悉令更改而地勢各有不同或依山濱

海甚有難於辦理之處為此奏聞請旨等語朕查禮部所議耤田儀注引禮記天子耕於南郊諸侯耕於東郊之文是以將各省耤田議於東郊建置此禮部識見拘泥之處夫建立耤田必在郡邑近城之地而各郡各邑地勢不同其城東一面或依山嶺或近河渠未必俱係平壤即無山水阻隔亦未必俱係潔淨豐腴之區安得以諸侯東郊為比而令地方有司難於辦理乎況已建之壇已置之田又令遷移他所不但耗費更張亦大非

敬謹虔誠之道朱綱所奏甚是閩省已設壇田不必更動其他各省想與此相類者正復不少著將此諭旨通行各廵撫曉諭所屬知之

初四日福建廵撫朱綱參奏按察使喬學尹踈縱海洋大盜奉

上諭從前朕見喬學尹辦理福建刑名各案甚不妥協即知喬學尹苟且因循不肯實心任事已降旨將喬學尹革職並令行文詰問情由具奏乃諭旨頒發未久尚未

到閩而朱綱具摺參奏前來與朕旨適相符合夫臬司管理刑法為通省民命所關而喬學尹市惠沽名種種舛錯毛文銓常賚原係庸鄙無知好行小惠之人不足深究高其倬近在同城雖稽察刑名非總督專責然豈一無見聞何以並未據實陳奏經朕覺察始將喬學尹罷黜凡地方督撫之職原以察吏為要而察吏必先於大吏兩司者闔屬之表率斷不可姑容徇庇者也朱綱甫到閩撫之任即將喬學尹參劾實能盡察吏之道甚

屬可嘉著朱綱將喬學尹任內凡有故縱開脫及辦理錯誤各案一一察出審究其幕賓潘姓者即行拏問嚴審定擬具奏

初六日奉

上諭凡官員有蒞民之責其語言必使人人共曉然後可以通達民情熟悉地方事宜而辦理無悮是以古者六書之制必使諧聲會意嫻習語音皆所以成遵道之風著同文之治也朕每引見大小臣工凡陳奏履歷之時

惟有福建廣東兩省之人仍係鄉音不可通曉夫伊等以現登仕籍之人經赴部演禮之後其數奏對揚尚有不可通曉之語則赴任他省又安能於宣讀訓諭審斷詞訟皆歷歷清楚使小民共知而共解乎官民上下語言不通必致吏胥從中代為傳述於是添飾假借百弊叢生而事理之貽悮者多矣且此兩省之人其語言既皆不可通曉不但伊等歷任他省不能深悉下民之情即伊等身為編氓亦必不能明白官長之意是上下之

情扞格不通其為不便實甚但語言自幼習成驟難改易必徐加訓導庶幾歷久可通應令福建廣東兩省督撫轉飭所屬各府州縣有司及教官遍為傳示多方教導務期語言明白使人通曉不得仍前習為鄉音則伊等將來引見殿陛奏對可得詳明而出仕他方民情亦易於通達矣

初七日奉

上諭州縣為親民之官地方事務全資料理凡有委署印

務者必鄰近地方始能兼顧向來督撫藩司等委員署印每憑一己之私心而不計道里之遠近此習相沿已久近日秉公之上司已將此等陋習滌除而其餘尚有未能盡改者如常賚官達之在廣東則以韶州府乳源縣令署廣州府之花縣又以廣州府花縣令署惠州府之海豐縣此皆隔府差委相去數百里之遠者夫州縣一官錢糧必及時徵收盜賊必立時緝捕人命必當時相驗承審案件必如限完結若於數百里之外兼攝印

篆不但顧此失彼諸務廢弛而吏役奔忙人犯拖累種種遲悞之處難以悉數嗣後州縣缺出該上司等必須選委鄰近官員署理倘正印官一時不得其人即遴選鄰近之賢能佐貳官署理如係地方要缺鄰近難得其人則將隔府正印官委署而另委官員以署該員本縣之事務期人地相宜而各縣公務又不至於遲誤斯有裨益倘該上司有市恵徇情任意委署者經朕察出定嚴加處分

又奏

上諭桑植土司向國棟保靖土司彭御彬暴虐不仁動輒殺戮且骨肉相殘土民如在水火朕聞之深加憫惻既有被害男婦紛紛來歸情願編入版籍以免殘虐若拒而不納則結怨之土民必至無遺類矣朕撫有四海内地苗疆皆朕版圖漢土民人皆朕赤子偶有一夫不獲皆廑朕懷況數千土民安忍置之度外今俯順輿情俱准改土為流設官綏輯彈壓其應行審理之舊案著該

督撫一併審結但帶兵入內官弁等須仰體朕心不得殺戮無辜並曉諭平日奉法之土司仍各安居樂業不必疑懼其土民向被桑植保靖二土司殘虐者著加意撫恤去其苛政務使出水火而登衽席以副朕除暴安民之意如有助惡黨與即行剪除倘歸誠嚮化皆從寬釋其向國棟彭御彬應安插何省不令失所之處著該督撫酌量定議以廣朕法外之仁仍將此曉諭附近土司咸使悉知朕意

初九日

諭諸王大臣朕待臣下至公至平從無一毫偏向惟視其人何如耳如楊文乾為廣東廵撫石禮哈與阿克敦常賚官達四人協力朋謀欲加傾陷而朕早已洞燭其私嚴加申飭石禮哈曾面奏楊文乾與伊不合恐被中傷朕諭之曰爾等四人協力尚不能害一楊文乾楊文乾一人之力獨能害爾等乎後楊文乾具摺陳辯朕諭此事朕先已洞悉其隱微何待爾辯爾今自辯轉覺其小

矣總之滿洲漢軍漢人朕俱視為一體並無彼此分別又如邁柱巡撫江西則按察使積善誣奏之及總督湖廣則布政使黄焜誣奏之朕察二人之狡詐並加處分又如李衛為浙江巡撫而黄炳誣奏其雲南藩司任內之事朕亦洞燭其狡詐自謀之衷曲又如田文鏡為河南巡撫而蔡珽李紱謝濟世等交結黨與極力排陷後皆敗露自罹重譴夫邁柱滿洲也李衛漢人也田文鏡楊文乾漢軍也但能竭忠盡力則彼挾私傾陷之徒無

論其為滿洲漢軍漢人皆不得施其狡獪肆其奸謀曾見有一人為讒邪所中者哉由此觀之朕之公平而無偏向可知矣爾諸王大臣須存同朝共事之公心不可畧有分別畛域之私見每遇一事惟事理之所在即秉公持正齊心併力據理以辦之勿稍存一滿漢形迹於胸中以致事有參差蓋同朝之人雖地分不同其所辦之事即皆朝廷之事也何有於滿洲何有於漢人何有於漢軍蒙古而生彼此之見哉國家須滿漢協心文武

共濟而後能致治夫文武不可偏重而滿漢顧可以偏向乎心無偏向則公公則未有不和既公且和是以百官得其序萬事得其宜而天下莫不治平矣人有自患其孤立者此謬說也古之所謂孤臣者其上讒諂蔽明舉朝皆以邪曲害公義而其人孤忠莫白故謂之孤今之人縱有矯然自異於衆者豈得謂舉朝無一同志況朕以公正無私之心臨莅於上為臣者果能忠誠自矢而與上一心一德雖舉朝無同聲附和之人其為不孤

也孰大焉從來上下交而其志同其要總在一誠誠之為道有感必通爾等以誠來朕即以誠應設或爾等不誠而以詐偽來亦必不能逃朕之洞鑒也勉之慎之

初十日奉

上諭楊文乾才識優長辦事勤敏簡任廵撫以來實心供職粵海要地正資料理伊自閩回粵於五月間即患畏風心煩之症而怠公念切猶力疾辦理不以病狀奏聞洵屬殫力封疆之臣其心實可憐惜今聞溘逝深為憫

惻應得卹典著察例具奏前石禮哈阿克敦常賚官達
布冀廣東廵撫之缺將楊文乾揑造欵蹟朋謀傾陷朕
洞燭其私楊文乾得以保全今楊文乾身故或此輩結
黨傾害之人串通買囑地方惡棍淩侮其家屬亦未可
定著孔毓珣嚴行察訪倘有此等立拏重治其罪楊文
乾柩櫬起程之日著省城官吏齊集奠送所過廣東地
方文武官員親往奠醊並遣人護送其別省經過州縣
亦著地方官照看

十四日奉

上諭凡各衙門事件交與科道官員稽察者蓋欲其按限歸結不致遲悮也近見科道行查之案其衙門隨便託詞回覆而科道遂不復問情由是科道之稽察不過查其遺漏而已其遲延之故並未致問殊非差委科道之本意嗣後若但以行查塞責遇有不應遲延之案該衙門託詞回覆而科道官並不詳查其應否以為已經行查與已無涉即置之不問者經朕察出定將科道官一

併處分

又奉

上諭據四川建昌總兵趙儒奏稱刑部催追借欠魏之耀銀三百兩一案實係當日年羮堯幫貼進藏路費並非借項今願在川省布政司衙門交納等語趙儒出兵進藏年羮堯幫給路費銀兩此係情理之常年羮堯借公用錢糧以市己恩其咎自在年羮堯與趙儒無涉趙儒名下催追銀兩著寬免

又刑部等衙門議駁安徽廵撫魏廷珍將致死人命之賈榮生題請留養奉

上諭賈榮生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大臣執法貴得其平始無偏輕偏重之弊克副明刑弼教之意屢降諭旨甚為明晰今魏廷珍又以不合例之人題請留養且稱與例相符顯係市恩枉法著魏廷珍明白回奏並將魏廷珍交部嚴察議奏以為人臣市恩枉法者之戒

又御史晏斯盛陳奏並未令人乘馬導引前鋒兵丁

等借端查拏奏

上諭凡官員等車馬儀從之屬各有等次從前降旨申飭者原以重體統而防僭越今左翼前鋒兵丁等借端滋擾混行查拏甚為多事若被屈官員隱忍不言則此輩益至肆行無忌晏斯盛據實陳奏甚屬可嘉著交部議敘其生事妄行之兵丁及該管之官員等著該部察議具奏

十六日奉

上諭據河東總督田文鏡奏稱前孟津縣民人翟世有不取遺金仰蒙恩旨旌奬臣接准部文已通行出示宣布皇仁使河東兩省之人咸知感奮效法以成一道同風之治今又於雍正六年七月初三日據歸德府知府唐綏祖詳報商邱縣丁家道口賣麵貧人陳懷金於四月十四日拾得江南羊客王盛立之銀二十四兩八錢不肯私取及銀主找尋陳懷金問明銀色數目相符全數付還力辭酬謝此與翟世有之還金相彷彿仰見聖教流

行之速相應奏聞等語朕訓誨臣民惟以正人心厚風俗為首務期於薄海內外去澆漓之習敦仁讓之風今豫省鄉民不拾遺金者既有孟津之翟世有又有商邱之陳懷金見利思義暗室無欺古稱難得之事一時屢見可見民心淳樸性善皆同率教從風顯蒙更捷實風俗轉移之機會朕心深為慰悅倘各省遠近之人觀感興起不貪苟得之財共息營私之念安分知足循理奉公不必遇有還金之事而人人各懷樂善之心則不但

比户可封成國家昇平之治而為善之家必蒙
天祐慶澤積於家室福果貽於子孫其獲報不亦多乎朕嘉
陳懷金之廉讓公平而望衆人之黽勉則傚故特賜表
揚再申訓諭咸使聞知陳懷金著給與九品頂帶賞銀
五十兩以旌其善
十七日奉
上諭蝗蝻最為田禾之害然迅加撲滅猶可以人力勝之
昔我

聖祖仁皇帝訓飭地方各官諄諄以捕蝗為急務其不力者加以處分無非養民防患之至意乃州縣有司往往玩忽從事不肯實心奉行而小民性耽安逸憚於捕滅之勞且愚昧無知又恐捕撲多人以致踐傷禾黍瞻顧遲迴不肯盡力不知蝻子初生就地撲滅易於驅除一或稍懈聽其生翅飛揚則人力難施且至蔓延他境為害不可言矣前江南總督范時繹摺奏邳州地方有蝗蝻萌生朕即諭令竭力撲滅旋經該督奏聞該地方官已

經撲盡比即批諭范時繹云撲盡之説朕實未信須令有司實力奉行無俾遺種莫被屬員蒙蔽近聞彼處蝗蝻該地方官並未用力撲滅與朕前旨相符矣地方官如此怠玩從事而督撫尸位付之不聞是何理也著范時繹查明題參並將該督撫交部嚴加議處以儆怠玩嗣後各省地方如有蝗蝻為害之處必根究其起於何地其不將蝻子即時撲滅之地方官著革職拏問若蝗蝻所到之地而該地方官玩忽從事不盡力撲滅者亦

著革職拏問并將該督撫嚴加議處

又戶部議覆條奏散給孤貧銀米并修葺養濟院奉

上諭孤貧銀米既不假手吏胥又不專責丐頭而令地方官親身散給勢所必不能周條奏原屬虛文部議亦甚浮泛至養濟院年久頹廢者應交州縣官量行修葺但州縣養廉之項諒無餘資而令其設法修葺或致派累民間更滋紛擾部議未將何項報銷之處議及亦屬疎漏著再行詳議具奏

十八日

諭江南督撫總河河工固屬緊要而州縣官均有地方民社之任所關尤重沿河州縣缺出該督撫將工程効力之人題補伊等雖能辦理河務但民社事件最爲緊要該員等未必即能諳練今署江南總督范時繹等保題周之準等七人於河工事務自屬所長至果否能勝民社之任難以遽定此現出各缺著將該員掣補委署令該督撫留心試用如一年後果能實心任事有益地方

該督撫會同總河另行具題實授

十九日奉

上諭朕屢降諭旨嚴禁官員等收受陋規以清吏治今朱成元印簿所開黄炳余甸收受之項鑿鑿可據及詢問黄炳余甸伊二人尚掩飾巧辯不肯承認甚屬可惡著將黄炳余甸革職解往山東交與田文鏡岳濬繆沅將此案及通省屬員餽送之處一一嚴審定擬具奏博爾多現在江南質審别案著該部行文江南督撫將伊收

受朱成元及通省屬官規禮訊取確供移送東省倘博爾多不吐實情即加刑訊

二十二日陝西巡撫西琳題叅原任刑部尚書張廷樞在籍中允張縉奏

上諭陳夢雷係降附耿逆之人蒙

聖祖仁皇帝宥其重罪從寬發遣後又開恩赦回京師令其在誠郡王處行走乃伊生事招搖交結邪黨意欲擾亂

國政其種種不法之處朕知之甚悉此誠國家之逆賊

不可一日姑容者也本欲明正其罪置之重典因伊惡

蹟多關係誠郡王若聲張究問則牽累匪輕朕心實為

不忍是以於雍正元年仍令將伊發遣不使留住內地

煽惑人心似此重罪之犯而刑部尚書陶賴張廷樞於

朕初登極之際徇情枉法故意寬縱二人之罪實不可

逭本應將陶賴張廷樞即時正法因陶賴等疎縱之案

係隆科多參奏者且在朕前極言陶賴平日貪贓妄行

之處朕知隆科多與陶賴張廷樞原有嫌隙意欲假公

濟私是以特寛二人之罪止令降職閒居此朕莫大之恩伊二人當深知感戴省愆改過昨陶頼藏匿勒什布贓私數萬兩始初該旗王大臣詢問時尚敢傲慢不恭咆哮狂肆不肯承認及至欲加刑訊始一一據實供出目今此案尚未審結將來陶頼自有應得之罪另有諭旨至於張廷樞名下應追銀兩皆貪婪不法之贓欵自當遵奉法度速行完納何至以抗延被參伊子張縉又稱病家居不肯供職効力顯係父子心懷怨望又復倚仗

聲勢蕩檢踰閑聚斂營私剝削鄉里甚屬可惡張廷
樞張縉俱著革職拏問交與該督撫嚴審定擬具奏若
云士可殺而不可辱伊等便應依律正法也

二十六日奉

上諭據繆沅等奏稱山東鹽運使梅廷對諸事廢弛不能
清察鹽政利弊容另疏題叅等語梅廷對著解任山東
運使員缺著山東糧道曾國華調補梅廷對人雖老實
忠厚而才識短淺即運使職任尚不能料理塞楞額何

所見將伊委署臬司之事顯係茍且塞責不以刑名重務為念著將塞楞額交部嚴察議奏

又奉

上諭烏蒙鎮雄改土歸流經總督鄂爾泰請設鎮營將撥勦左右協官兵裁撥烏蒙并將威寧一鎮改營所餘官民移駐鎮雄朕已降旨允行從前維西移駐之弁兵俱加恩賞給今烏蒙一鎮亦係新添應沛恩膏俾其資斧豐裕著將撥駐之弁兵等照維西之例交與鄂爾泰酌

量遠近分別賞賚以示朕加惠邊地弁兵之至意

二十七日奉

上諭據繆沅等奏稱山東商人將舊引䕶新重複影射一案查自康熙五十二年起應追賠銀一百零五萬餘兩商人劉家等已經自認桑園設關之後官引疏通新舊接䕶原有陋弊情願將影射銀兩於雍正六年内上課四十萬兩其六十五萬餘兩在明年一年内分限全完又稱自順治八年以後應追重複影射銀四百餘萬兩

應否分年著追等語夫鹽務積弊雖始於順治八年然自順治八年至康熙五十一年歴歳已久承辦之商屢易其人此時難於究問其應賠之四百餘萬兩免其著追至於康熙五十二年以後商人認賠銀兩稱於今年明年内分限全完此乃商人目前畏懼刑罰勉强承認而將來力不能完仍至歸於無著於國課無益似此積弊種種歴來東省之廵撫及廵鹽御史等官安得推為不知其中必有通同作弊之處應再確詢商人令其一

一供出有應賠者派令分賠其在商者稍寬其限則受賄作弊之官員不至脫然事外而商力亦紓實有裨益著該部另議具奏

二十九日奉

上諭據浙江學政王蘭生摺奏生員以立品奉公為尚若有潛通胥役欺隱錢糧包攬抗欠者一經查出即行黜革重處又於按考所至嚴加曉諭併令地方官開報使其完糧然後收考若能久而成風人人以急公為榮以

欠糧爲恥則士習民風愈覺醇厚等語天下之人不外乎士與民天下之俗不外乎士習與民風士民雖分而爲二而其實則一也有司有治民之責學政有課士之任雖各有專司而其實則相爲表裏也嘗見有司但以爲職在臨民而置學政於不問而學政則以爲統屬士子若不優容庇護無以博其稱揚因而曲爲徇隱百計包荒遇有生員違抗錢糧者又以爲催科乃地方官之事與督學無涉以致士子無所忌憚此等陋識實庸劣

學臣之所同也不知士子乃百姓之坊表士習不端民
風何由而厚況倚仗青衿抗延國課則士品頽壞已極
其害實在世道人心不僅關係錢糧之逋欠而已王蘭
生令地方官開報欠糧之生員必俟完納方准考俾
人人以急公為榮以欠糧為恥此實鼓勵化導之善政
而他省學政從未有如此舉行者未必皆見不及此大
抵瞻徇苟且之習未除耳王蘭生著交部議敘向來浙
江士習澆薄中外所知朕為世道人心計不得不嚴加

整理今二年以來李衛王國棟王蘭生先後奏稱兩浙士子感朕訓誨之恩省愆悔過將舊日囂凌奔競之習痛自改除可稱士風丕變前年朕原降旨浙人秉性聰慧既知讀書必明大義非如強悍執滯之難於感化者一經指示則醒悟亦必最捷不出二三載可以望其自新今果然矣明年即屆鄉試之期浙省士子准其照舊鄉會考試以示朕訓俗牖民樂聞遷善之至意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七十三

雍正六年九月

上諭三十二道

初一日奉

上諭各省所舉名宦鄉賢該部奏請勅下九卿會同本省部院官員詳愼核定等語朕思旣係本省之人在伊等膽顧鄉曲之情或有難於直語之處且同在一省而隔

越府縣即未能深知確實所言何可為據著仍交與原舉報之地方官令其再行確查倘從前所舉不實准其檢舉不加處分若所舉確實著出結保送日後倘查出冒濫將出結之員從重議處

又奉

上諭查康熙五十六年禁止南洋貿易案內經九卿議定嗣後如有出洋之人留在外國者該督撫行文外國將留下之人令其解回即行正法後經施世驃題請蒙

聖祖仁皇帝特恩令康熙五十六年以前出洋之人俱載回原籍隨於五十九年內福建浙江等省奏報出洋回籍之人將及二千名嗣後則再無奏報回籍之事是五十六年以前出洋之人其願回籍者皆已陸續返棹而彼地存留不歸者皆甘心異域及五十六年以後違禁偷往之人矣目令洋禁新開禁約不可不嚴以免內地民人貪利飄流之漸其從前逗留外洋及違禁偷往之人不准回籍

又奉

上諭據福建巡撫朱綱摺奏閩省州縣存留錢糧項下每年額共馬快工食銀三千三百餘兩草料銀六千餘兩此項於康熙十七年間奉裁後於康熙二十二年仍復其舊而其實有快無馬每年餘剩草料銀六千餘兩藩司遂分送督撫等衙門書吏為鹽菜之需相沿四十餘載合計冒開銀不下二十餘萬兩此實關係錢糧應請徹底清查於原任督撫藩司名下分股著追嗣後將此

項永充兵餉至於幫補督撫衙門書吏之處臣同督臣酌量捐給等語朕覽朱綱所奏甚為明晰可嘉但從前督撫等沿習陋規未肯釐剔亦尚屬可恕著將從前應追銀兩不必究問嗣後著朱綱與布政使趙國麟秉公辦理可也

又奉

上諭凡强盜俱應正法者尚且分别首從而竊盜拒捕傷人者槩行斬決未曾分别首從乃係從前九卿疎漏之

處著九卿另行定議具奏

初二日奉

上諭各省水師兵丁惟福建最為熟練朕前降旨令藍廷珍揀選五十名發往浙江照陝西兵丁赴浙之例令其補充營伍教習浙江水師兵丁其起身盤費及到浙安插之處令高其倬李衛照例賞給查湖北湖南共有水師七營向來操演亦未精熟須得閩人為之教導著照浙江之例令藍廷珍揀選熟練之兵丁五十名發往湖

廣交與總督提督分撥各營令其教習其起身盤費及在楚安插之處亦著高其倬邁柱等照浙江之例料理賞給再舊例湖廣鎮標協標考拔千把先行咨送提督轉送總督再加考試方行補用但湖南湖北路途遥遠又隔洞庭之險微弁往返艱難資斧不易且致久曠汛守嗣後以湖北二十四營千把專隸總督考定知會提督湖南二十四營千把專隸提督考定知會總督俾微員得省遠行之費而

汎守亦不至於久曠若新任總督提督到楚之時南北各標武職等官仍聽總督提督通行調試分别優劣

初三日奉

上諭軍需案内代兵分賠銀兩一項從前請旨時止將一千兩以上之滿洲官員開列進呈而未曾開有千兩以下之官員是以比時降旨將千兩以上者寛免而未及其餘今覽冊内既有千兩以下之官員豈有多者從寛

而少者轉行勒追之理此乃從前開列踈漏之處著將
千兩以下者一體寬免

初四日奉

上諭前據廣西學政衛昌績疏稱梧州府藤縣所有部發
在京官員刺錢名世之詩二册經教諭譚玉琪借與監
生胡祚悠霍廷杞閱看私加圈點甚屬狂肆等語令朕
將原書調來親覽見書中詩句數處伊以己意加圈於
旁並無狂妄指摘之處此乃遠方之人迂闊庸愚一時

錯誤不必深究著將私借官書之教官譚玉琪罰俸一年衛昌績於此等事不肯隐匿據實叅奏則其小心謹慎可知著給與紀錄一次

初五日刑部議奏湖廣總督楊宗仁應賠銀穀奉

上諭楊宗仁一生居官清廉乃實心任事之大臣此案應賠銀穀從寛免追倘伊任内再有應賠之項照趙申喬之例槩從寛免

初六日奉

上
諭陝屬之河西官員等奉職邊方地瘠事繁非內地可比加以承辦大差更多勞費朕心深為軫念聞向來各官養廉皆於徵糧耗米內分派支給朕思耗糧一項未能充補大小官員之用查三邊稅務有贏餘銀兩著總督岳鍾琪會同該撫將河西道府廳州縣衛所分別大小衝僻於河西稅羨耗糧二項下比照陝員銀數支給以為養廉之費具摺奏聞即行辦理俾伊等用度從容勤於職業以副朕加恩邊地官員之至意

又奉

上諭原任南陽總兵官李永陞居官不職且得受軍政陋規經接任官衆劾部議革職治罪具奏朕令發往阿爾泰驛站坐臺効力今年春間朕恭閱

聖祖仁皇帝實錄見原任四川總督李國英擒勦逆寇勞績茂著因令查其子孫帶領引見比將伊孫李永安授為副衆領并知李永陞即李國英之孫特從臺站地方調回授為衆領面諭之曰爾不自念爾之祖父勉為好官

然朕心實不忍忘爾祖父之勞績也今加特恩宥過錄用爾其思之勉之昨該旗奏伊名下應追未完銀兩伊情願變產扣俸完納朕又降旨免追矣大凡官員等之祖父為國家宣力抒誠致身殉節者其子孫應體祖父之忠心倍加黽勉以紹家聲斯不愧名臣之後若犯法婪贓虧空國帑不修名節有玷家風是不忠之外又加不孝之罪以情理論之應加倍重懲然朕繼述先志褒功獎善追維往昔時時眷注於懷是伊等不肖之子

孫忍於自忘其祖父而朕則不忍以其子孫之不肖遂忘其先人之善不加恩於其後嗣也著八旗通查凡有祖父陣亡盡節及偉績殊勲載在國史而子孫犯法問罪及虧空拖欠者無論已結未結著該旗大臣等秉公據實確查具奏又漢人中如嵇曾筠之父錢以塏之祖皆能抗節捐軀舍生取義已荷國恩優加榮奬又如趙申喬楊宗仁清廉公正乃國家實心任事之大臣其任內一切應賠銀兩朕豈忍令其子孫賠償已經降旨豁

從寬免不得絲毫牽累著各省督撫等確查所屬有居官清正如趙申喬楊宗仁湯斌陳瓆張伯行之比而其子孫犯法問罪及虧空拖欠者無論已結未結俱行秉公據實具奏不得稍徇情面其祖父若係陣亡盡節者亦照八旗例查奏八旗及各省督撫查奏之處俱著具摺交送內閣陸續進呈候旨

初八日奉

上諭京城添設倉厫收貯米石甚屬緊要前交與工部會

同倉場衙門相度高阜之處興工修葢已逾數月未經議覆工部是何意見著吏部侍郎普泰署戶部侍郎常德壽會同工部作速相度地方乘此天氣晴明路途乾燥採運物料修葢倉厫以便來年收貯米石

又奉

上諭聞今歲福建地方有數縣雨水畧少秋成未必全收閩省地狹人稠每年米穀不無借資於鄰省今既有少雨之處恐明春米價騰貴不可不預為籌畫著將浙江

漕糧截畱運送以備閩省平糶或十萬石或十五萬石或二十萬石著浙江總督李衛會同福建督撫酌定數目若干並如何運送接運之處俱著兩省督撫速行妥議辦理

十四日奉

上諭大凡省會之區民居稠密人烟湊集一或弗戒於火每至比屋延燒被火之家倉皇搬運兼有無賴棍徒以救火為名利其所有乘機搶竊此時地方官員雖率領

衙役赴救而心力不齊且救火之具不備難以撲滅昨因湖廣荆州居民失火蔓延鄰舍行令該地方官倣照京城置備救火器具以資防範令著各省督撫一體遵照於省會之地不得派累里民酌用何項銀兩多設水桶水銃鈎鐮麻搭之類分貯各門令文武各官派定人役兵丁倘遇火警齊集救護即時撲滅並將搶火惡棍查拏從重治罪向例地方失火延燒屋宇稍多者地方官員例有處分近多視為具文或曲為掩飾嗣後著該

上司嚴查叅劾不得徇情隱匿其或赴救不力以致延
燒多戶至数十家以上者著據實查叅嚴加議處至於
各府州縣並令該地方官悉為留意預備防範以副朕
恤民禦患之至意

又奉

上諭原任廣東巡撫楊文乾係宣力封疆之大臣朕聞其
病故心甚憫惻聞阿克敦自廣西回至廣東與官達方
顧瑛等懷挾私怨以楊文乾病故為快演戲開筵置酒

稱慶又楊以寧係獲罪應行拘禁之人公然乘轎至伊等之寓酣歌讌會無所忌憚似此毷陵惡薄之風以大臣之摧折為幸其存心甚屬可惡著將阿克敦官達方顧瑛楊以寧拏問嚴加拘禁交與孔毓珣傅泰等嚴審定擬其四人名下所有各案俱著審明嚴加治罪孔毓珣身為總督一任伊等之肆意妄行不加約束甚屬無恥若查審各案再稍有瞻徇寬縱之處經朕察出定行從重議處

又奉

上諭原任布政使許兆麟家人周良周轉既經該旗屢次咨提周良周轉是否旗人理應押解到旗質辨該地方官有何確見據惡奴一面之詞抗違徇庇始終不解顯有情弊著交與新任巡撫張坦麟將承查徇庇之該地方官逐一查奏其周良周轉之家產及許兆麟藏匿寄頓之貲財什物著詳細究查造册報部毋得少有遺漏候審明定奪將周良等解旗質審倘仍不據實查出任

其隱匿日後察出將許兆麟不能抵完之欠項即於隱匿徇庇之該地方官名下著落分賠

十五日吏部將碭山縣知縣何鍾瑞議處具奏奉

上諭此項稅銀何鍾瑞既經差役薛之莪管押起解其空頭批文或該役作弊私自偷換亦未可定令解差現在發審尚未究詢明白遽將該縣議以革職未爲允協著署撫尹繼善將此案情由提審明確併將何鍾瑞居官如何之處據實具奏

十六日奉

上諭朕命内外諸臣各保一人今衡永郴道汪楙保舉伊父汪澐奏稱伊父學問政事久切留心忠愛之性出於至誠等語薦賢為國有内舉不避親之義朕原有旨兼聞汪澐前任刑部司官時尚能辦事現今有四川叙州府知府員缺即著汪澐補授伊當實心報効倍加黽勉倘怠忽營私不能稱職致其子有薦舉非人之罪則是在國為不忠在家為不慈而汪楙以私情保舉陷其父

於罪戾則是在國為不忠在家為不孝矣倘有此等情弊必將汪澐汪樹俱從重處分以為為人臣子者之鑒

十七日奉

上諭陝西平凉府知府李桐因察核屬員被知縣卓鳳詔詳揭經莽鵠立題參已降旨解任質審今據總督岳鍾琪奏稱李桐查買駝隻頗能盡心辦理目下軍興需才孔亟似此能員題參解任不得辦事深可惋惜等語朕前曾屢降諭旨督撫大臣當為國家愛惜人才如有賢

能之員不得以小過微愆遽行參奏令其廢棄李桐爲伊父生日受屬員壽屏此猶情理之可恕者莽鹊立不念其平日居官實能効力之處即行參奏殊非大臣公忠爲國之意李桐著照岳鍾琪所請免其解任候審仍留原任効力辦事

二十三日奉

上諭戰船關係緊要從前修理不能堅固併逾限遲延官員議處之例似屬稍輕嗣後修理戰船不能堅固及逾

限遲延者應嚴定處分以示儆戒但從前定限過於緊
廹應作何寛展限期俾承修官員得以從容辦理又該
上司等或有勒揹掣肘以致辦理遲延亦應定以處分
俱著九卿詳悉定議具奏

又奉

上諭今年各省奉旨緩決人犯著大學士三法司九卿會
同將各案細加詳查確議其中如有情罪稍輕尚可原
宥者將該犯情由分别開明逐省陸續具奏即內有特

旨治罪之案亦必詳酌務須情罪允協以期至當

又

諭貴州廵撫張廣泗從前石禮哈署理貴州廵撫印務時曾摺奏古州八萬地方未入版圖其人愚悍無知往往互相讐殺時出刦奪擾累居民今各處苗蠻皆傾心嚮化獨此一隅未通聲教應請用兵勦撫等語朕比時批諭石禮哈古州八萬苗人雖未歸政化但用兵進勦震懾苗衆朕心實為不忍所請切不可行是以石禮哈遵

奉諭旨而止後因爾奉差經過其地報稱苗人等歡欣
迎接情理恭敬僉稱願歸版圖共沐聖化朕又訪問從
滇黔來京之大臣亦云彝情恭順是實朕思內地苗疆
之人皆吾赤子其果能抒誠歸嚮者朕豈忍令其獨在
德化之外是以准爾所奏令爾料理撫綏以慰苗衆近
聞爾到彼地有撫勦兼行之事想因苗寨繁多心志不
一其中有實心歸附者亦有中懷疑懼而未即就撫者
若倉猝之間脅以兵威未免戕殘苗命且強所不願非

朕本懷今特遣翰林官二員前來將朕意宣諭倘伊等到日爾所料理之事已竣則加意撫綏使之得所倘或執迷不悟切勿徒恃兵力殺傷苗民統俟從容再行化導以副朕好生胞與之至意

二十三日奉

上諭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朕宵旰孜孜惟以足民益下為念是以各省逋賦則蠲至數百萬每年正額則免至數十萬凡興作工程俱支國帑偶逢旱澇蠲賑兼

施此中外所共知共見者乃邇年以來各省督撫等有以地方舊有之項不敢入己奏請歸公者此時陳奏之際似出急公奉法之心今細加體察此等欵項多係地方相沿之積弊歷年未革之陋規不取之於民即取之於國者一種欺世盜名之督撫往往奏請歸公以博清廉之美譽更有本係一己之贓私入己囊槖又恐敗露不敢私吞不得已而奏請歸公以蓋前愆又或回護前任之員而奏請歸公以掩其短則是諸臣欲沽一己之

名欲逃一己之罪而巧借奉公之說為此遮飾之計也著各省督撫等悉心確查若無礙於國無礙於民可以歸公之項則將緣由備細聲明具摺陳奏候朕批示其有上竊之於國而下取之於民者則應永行裁革不許借歸公之名以遂其私心而掩其積弊如有仍蹈舊習者經朕察出定嚴加處分

又奉

上諭楊緒因行止不端

聖祖仁皇帝將伊革職發回原籍拘禁不許出境聞伊毫無忌憚生事妄行出入公門交結文武大員種種不法今又侵蝕國帑遺誤堤工情罪甚屬可惡應交與該撫將伊家產查明即充本處公用至桑植新設地方楊緒潛往彼處其中必有情由著該撫嚴加訊審務將實情究出另行定擬具奏到日再降諭旨

又吏部議奏兵部尚書查弼納等徇情給發路引照例處分奉

上諭石文焯永壽俱著銷去加二級抵降二級免其降調三泰楊汝穀胡煦俱著銷去加一級抵降一級仍降一級從寬留任查弼納著降二級從寬免革任仍將降級之處註册於應行開復之後再俟三年無過方准開復嗣後革職降調留任之員再有降革處分朕復加恩寬免留任者俱照此例將後案註册俟前案開復再將後案計至三年無過准予開復其有數案處分者計案遞加永著為例

二十五日奉

上諭據刑部奏稱江西省情實斬犯譚公安於秋審後發回中途脱逃等語譚公安既經該撫審擬情實係應斬重犯自當添差幹役嚴行防護何至中途脱逃顯有賄縱情弊甚屬可惡著該撫嚴加訊審務得實情定擬具奏逃犯譚公安著該撫勒限責令地方官嚴緝務必拏獲倘逾限不獲即將該地方官重治其罪

二十七日奉

上諭大凡為臣者必以報稱君上為心而不得有瞻顧身家之念從古聖賢之所以教忠皆是道也蓋在平時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孝弟忠信一一皆盡其實而不可有一毫之虛假及乎居官則國爾忘家公爾忘私盡屏其偏陂黨同之習悉去其沽名市惠之念此之謂實心任事而智名勇功於是乎出内不欺衾影即外不愧大廷矣夫臣下之用心在上未有不燭照其微洞悉其隱者古之良臣有嘉謀嘉猷則入告於内

而順應於外其誠意之文孚何如其懇摯苟或挾詐任術飾貌修文隱微有潛伏之私則必不能忠敬以事上而上有不知其情偽者乎凡學古入官者宜矢之以至誠將之以篤敬秉虛公以揆大中之則務正直以遵王道之平存忠君為國之實心務立身行道之大本以此自勉更以此交勉則可以成明良一德之盛矣

又奉

上諭各省考取拔貢原欲遴選儒生以弘教育向來之例

俱於現考一二等生員內擇其文行兼優者以為選拔但恐作文有一日之短長而文理平通不列優等者其人或品行端方才識練達足備國家之用亦未可定若但論文去取則此等之人難以入選嗣後著各省學政不必拘一二等之生員俱准收考酌量試以時務策論其人果有識見才幹再訪其平日品行端方即正考未列優等亦准選拔伊到成均肄業仍可學習如此則文行兼收可以昭國家廣攬人材之典

二十八日奉

上諭聞卦子匪類隷籍於江南之廬鳳及河南山東直隷山陝地方其男婦皆習拳棒技藝攜帶馬騾遨遊各省每遇人烟稠密之地則以技藝博取錢米及至孤村獨舍行旅單身則恣意搶奪與盜賊無異自康熙五十四年陳四一案之後已經嚴禁然伊等雖不敢游蕩遠行而在本省往來者尚未止息且有別託名色而其實仍是卦子之肆害藏奸者如陝西永壽縣一案則公然持

械拒捕搶奪賊犯其肆行不法可知又聞漢中府盤獲挈家游蕩之男女數十口現在審訊嗣後著該地方官悉心稽查倘有此等匪類潛匿境内即著查出押解回籍取具收管編入保甲如在外别有影盜不法事情仍按律治罪倘容留之地方不行查出或已經解回之後縱令再出者將該管官嚴加處分

二十九日奉

上諭東省吏治廢弛倉庫錢糧尚有虧空且多那新掩舊

及仍復収受陋規加增火耗科泒等弊是以特命田文鏡為河東總督整理清查掃除錮習雖管理錢糧係巡撫專責然岳濬以少年新辦巡撫之事或有未諳田文鏡練達老成經理豫省錢糧已有成效則東省錢糧於積弊叢生之後應悉聽田文鏡主張料理岳濬與費金吾盡心竭力協同贊助則自無不清釐之患矣倘稍存怠忽之念經朕察出定將布政司嚴加處分該撫一併議處又前邁柱差往江西辦理錢糧甚為妥協今湖北

湖南錢糧亦有不清者著邁柱與廵撫一同辦理凡各省錢糧總督舊無兼辦之責今令田文鏡邁柱兼理者乃因人而施後不為例

又奉

上諭布蘭泰在江西廵撫任内所叅屬員其中恐有屈抑著署撫張坦麟秉公詳察除贓款審實之員照例治罪外其本無欵蹟止於降革去官及叅款本重而該員情罪尚輕與原叅不符者俱著張坦麟察審明白咨送吏

部引見

又

諭大學士九卿昨奉使安南之副都御史杭奕祿内閣學士任蘭枝回京復命朕召見之際備問安南地方風土據奏彼處人民蕃庶畜産饒裕朕聞之甚爲欣羨兼以自愧於中葢安南特海濵一隅之地耳而能如此朕臨御天下中外一家早夜孜孜勵精圖治惟期四海之廣兆民之衆人人各得其所皆俾安居樂業共慶豐盈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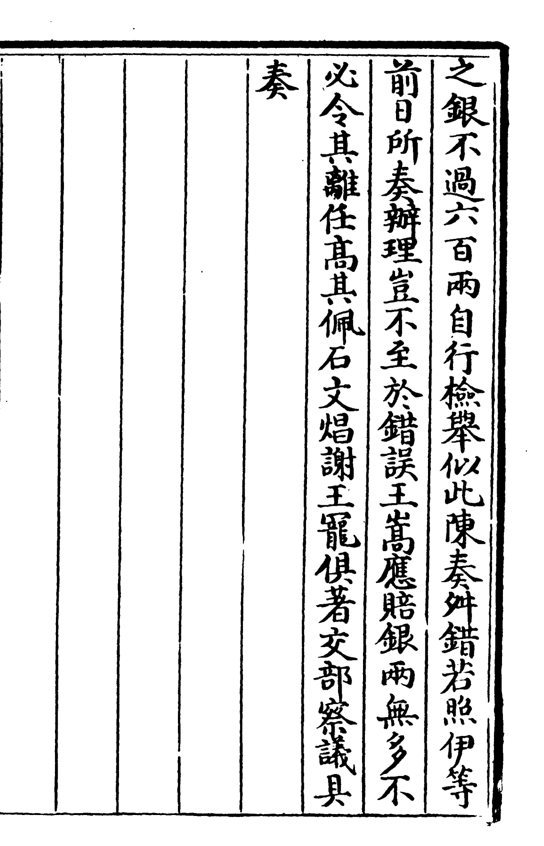
俗淳龎家給人足以臻唐虞三代之盛乃宵旰勤求已歷數年而茲心未能如願此所以閒遠邦之風土而悉然抱歉也自古太平郅隆之世必由明良合德君臣交勉今朕以實心行實政不自暇逸中外諸臣可勿精白乃心謨猷入告共賛久安長治之盛美乎朕秉性虛公樂聞善言凡諸臣陳奏之切中事理可以施行者無不備為採納實能從善如轉圜乃朕之出於至誠可以共信者爾諸臣何不各抒其誠以責難陳善為事君之正

道乎即如近日勾畱各省罪犯關係至重必當揆諸天理人情以求至當在朕原無成見期與內閣諸臣悉心酌定乃朕咨訪之時每見學士塞楞額德新回奏尚有迎合之心塞楞額德新皆係讀書之人豈有人命至重可以迎合上意而不據理陳奏者乎從來執法之臣皆秉公持正即如以鞭撲加人偶然迎合尚且不可而况勾决之重務乎人臣事君必以至誠感孚稍或有意迎合其舉動詞氣之間必昭然可見不可掩也至若刑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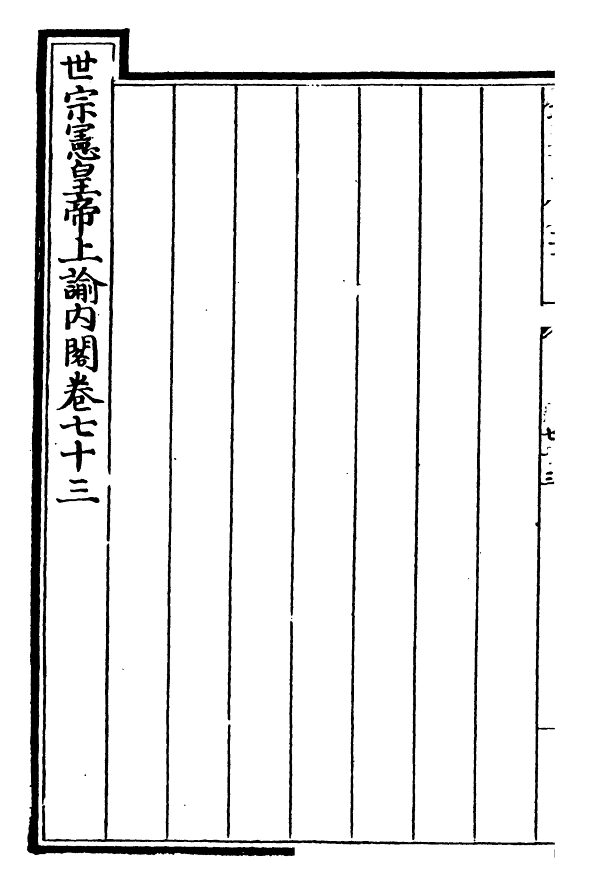
為刑名之總滙所定案件惟在得其至平若有意從寬
與有意加嚴皆為不可每見刑部於外省督撫所擬過
嚴之處皆即照議覆奏不行駁正似此則何以持天下
之平乎督撫意見不同或偏於寛則刑部當濟之以嚴
或偏於嚴則刑部當濟之以寛總期於法無枉縱於理
無偏陂而後可也朕惟欲中外諸臣共相黽勉一德一
心贊襄罔斁庶幾海宇乂安民氣和樂朕日夜勤求治
理之意可暢然而大慰矣

三十日奉

上諭揚州府同知王嵩經總督范時繹題留在任守制修理船隻昨因高其佩等查鑲藍旗原任錢塘縣知縣董天眷名下虧空開出借欠人員内有王嵩應賠伊父王廷奏借欠銀兩朕面加詢問高其佩石文焯等僉稱王廷奏應還銀八千餘兩朕以銀數既多不便將王嵩留任追補遂向高其佩等降旨令王嵩離任来京令經科道查出高其佩等陳奏之誤高其佩等始以王嵩應賠



之銀不過六百兩自行檢舉似此陳奏舛錯若照伊等前日所奏辦理豈不至於錯誤王嵩應賠銀兩無多不必令其離任高其佩石文焯謝王寵俱著交部察議具奏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七十三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七十四

雍正六年十月

上諭二十五道

初二日奉

上諭原任通判張鎬素性鑽營多事居官聲名甚劣及在營田水利効力又不奉公守法致犯枷責之罪近覽張廣泗奏摺始知張鎬即張廣泗之父張廣泗歷任聲名

甚優且能實心為國家宣力誠足以葢父之愆從前趙弘恩之父趙世綸贓私纍纍朕因趙弘恩勤慎居官特開恩寛宥其罪今張鍋既有此賢能之子著將張鎬枷責寛免張鍋應洗心滌慮安静守分俾其子得以專心供職上報國恩倘仍蹈故轍或貽累伊子聲名必將伊父子一併治罪

初三日鑲藍旗漢軍都統奏佐領許煓將房地私債呈抵伊父許國桂贓銀奉

上諭據鑲藍旗漢軍都統等將許煓供出一應借伊銀兩人等開録具奏大凡此等追比之事亦當量其情事若果借券中有憑據者尚可令其賠還再如上司官員挾制勒索者此係干犯國法貪婪之項亦屬理應追比至若並無文券中保只據一面之辭遽令著落賠還深為悖謬許煓先經供出沈廷正收伊銀兩及行詢問而許煓之挾讐畏刑誣賴情節一一顯露不但此一端也其曾因親友情誼餽送數十百金者若照伊所供着落賠

償其中或遇外任人員雖實未收受一不承認勢必至於來京對質彼稍有餘力之人誰肯為此數十百金來京質審無可奈何只得承認賠償則是科斂眾人之銀錢代此等貪婪犯官賠墊是屬何心此乃斷不可行之事八旗内如有類此事件既無借券中保捏稱欠伊銀兩開録具呈者斷不可准彼既拖欠銀兩不能完納自有彼應得之罪也著通行曉諭八旗大臣

初四日奉

上諭向來江浙收兌漕糧俱用本地粳米擇其乾圓潔淨者方准交納遇收成稍薄之年該督撫每以紅白兼收為請朕皆允行夫米糧乾潔皆可久貯原不在色之紅白且江浙二省戶口繁多而每年應納漕糧將及四百萬石若必拘定本地粳米恐致米價昂貴民間難於輸將朕軫念閭閻凡有裨益民生之計皆為周詳籌畫嗣後江浙徵收漕米但擇乾圓潔淨不必較論米色准令紅白兼收秈粳並納着為定例

初五日奉

上諭塞思黑管事太監李大成及秦立成五雅圖偏兒等倚勢横行在山西地方毆打生員百姓搶奪財物不法已極法司以立決定擬具奏朕從寛暫改監候此係欽案重犯秋審之時為人臣者惟有據理執法以定其罪候朕定奪豈有擅行寛縱之理乃高成齡於雍正五年秋審竟將李大成等以緩決具題不知其出於何心此案諸岷為廵撫時以失察去官此時高成齡即係晉省

之大員同有失察之罪況其中情事皆其所深悉豈容廢法養奸高成齡以知府擢授兩司並不實心報効一味沽名釣譽凡諾岷極力整頓事件高成齡附會伊都立俱致廢弛負恩曠職莫此為甚伊在朕前曾經舉薦一人此時奏稱原係在阿其那門下書舘行走過據此則高成齡平日必與阿其那塞思黑之黨與往來情熟故將此案重犯李大成等枉法寛縱以自徇其私也著將高成齡交與廵撫石麟將其中情由嚴加審訊具奏

此案内李大成等四人暫停勾決俟石麟將高成齡審明具奏到日再降諭旨

初六日

諭諸王大臣鑲黄旗副都統滿珠西禮奏稱京營武弁等員叅將以下千總以上不宜專用漢人亦應參用滿洲等語其詞甚為荒謬從來為治之道必在開誠布公遐邇一體若因滿漢存分别彼此之見則是有意猜疑互相漠視豈可以為治乎天之生人滿漢一理其才質不

齊有善有不善者乃人情之常用人惟當辨其可否不當論其為滿洲為漢人也自我

太祖高皇帝開國之初即滿漢兼用是以規模宏遠中外歸心蓋漢人之中固有不可用之人而可用者亦多如三藩變亂之際漢人中能奮勇効力以及捐軀殉節者頗不乏人豈可謂漢人不當用乎滿洲中固有可用之人而不可用者亦多如貪贓壞法罔上營私之輩豈亦可因其為滿洲而用之乎且滿洲人數本少今祇將中外

緊要之缺補用尚覺足以辦理若如叅將以下之員弁悉將滿洲補用則人數甚為不敷勢必有員缺而無補授之人朕屢諭在廷諸臣當一德一心和衷共濟勿各存私見而分彼此在滿洲當禮重漢人勿有意以相遠始為存至公無我之心去黨同伐異之習蓋天下之人有不必強同者五方風氣不齊習尚因之有異如滿洲長於騎射漢人長於文章西北之人果決有餘東南之人頴慧較勝非惟不必強同亦且可相濟而為理者也

至若言語嗜好之間服食起居之末從俗從宜各得其適此則天下之大各省不同而一省之中各府州縣亦有不同豈但滿洲與漢人為有異乎其實人之所以為人者事君當忠事親當孝臣子之職當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則其理本無不同又何得相矜以所長相笑以所短相悅以所同相憎以所異也向來為此言者亦有其人蔡珽傅鼐等皆曾陳奏朕思為此說之故有二一則識見卑鄙毫無所知之人故有此區別之情一則懷挾

私邪思欲撓亂國政之人故為此謬妄之論也朕臨御以來惟以四海為一家萬物為一體於用人之際必期於國計民生有所裨益故凡秉公持正實心辦事者雖疎遠之人而必用有徇私利已壞法亂政者雖親近之人而必黜總無分别滿漢之見惟知天下為公凡中外諸臣皆宜深體朕懷同寅協恭股肱手足交相為濟則國家深有倚賴久安長治之道必由於此也

初七日奉

上諭向來各省多有隱匿賦稅之地畝此等積弊上則有關國課下則易啟爭端且地方一有隱糧漏稅之家則欺凌詐騙之風不能止息即本人亦未嘗享其利也數年以來內外大小臣工紛紛條奏以清查為請朕念清查之舉若行之不善則民間必受擾累是以特降諭旨准其自首既與一歲之期又展半年之限此乃體恤閭閻之至意也今各省之中已有陸續奏報者其或有遲回觀望者皆係該地方大吏有司不能實心勸導開示

愚蒙俾小民知奉公大義之所致也頃聞安徽地方有丈量田畝之說朕未有丈量之旨何以有此訛傳此皆魏廷珍不能訓諭所屬民人故不得已為此恐嚇之詞以惶惑衆心耳夫丈量乃係必不可行之事必視乎其人因乎其地斟酌萬妥然後舉行一二處如魏廷珍者豈可舉行此事之人耶若限內首報未盡不妨再請展限從容辦理再有逾限不首者將來自有國法何必通行丈量使未曾隱匿之人亦被擾累耶安徽一處如此

或他處有似此訛傳者亦未可定著通行曉諭其未曾
降旨丈量之處槩不得以此恐嚇愚民
初八日禮部議准條奏各省考試武童設立好字號
奉
上諭從前考試武童定例令武弁監射者不過相助學臣之意其去取仍聽學臣閱文定奪今既設立好字號先儘好字號取進則外場重於內場矣假遇微末武弁及不能秉公監射之人則其中情弊不可勝數嗣後應用

何等武弁監射若該武弁監閱不公聽學臣參奏應如何定其處分之處本内俱未議及甚屬疎漏著再議具奏

初十日奉

上諭黔省現有勦撫古州八萬之事又協勦粵西不法猺苗所有額設兵丁或不敷用著將湖南就近營兵酌撥一千名前往貴州聽鄂爾泰楊天縱節制調遣此所撥兵丁著黃州副將李繩祖帶領管轄再將荆州滿洲駐

防兵撥一千名移駐常德府令副都統覲音保帶領駐劄朕再將在京大臣派出一員同往以資彈壓著議政大臣大學士會同議奏

又奉

上諭廣西八達寨兇苗素行不法從前提督田畯意欲用兵征勦一面具奏一面即行發兵朕比時諭令慎重籌畫不可輕舉總督孔毓珣亦據田畯知會具摺奏聞田畯既欲舉行此事若果遴選兵弁調度有方何難計日

安帖乃田畯遣弁失宜臨事疎忽以此極小苗寨相持日久致令兇苗設備不能迅速成功及黔省兵至鼓勇向前竟被損傷或黔兵急於成功輕敵受損或粤西兵丁坐視不救其情事俱未可定粤西自韓良輔李紱甘汝來等數人辦事習為惰玩既不能操練兵丁又不能撫綏苗衆兵力懦弱諸事廢弛相沿日久而田畯又係中平之才以致兇苗公然肆惡迨雲貴總督鄂爾泰調發滇黔之兵甫至其地逆猺即行授首黨衆悉皆嚮化

鄂爾泰辦理甚屬可嘉查廣西地方離廣東總督駐劄之處較遠而與滇黔兩省相近著鄂爾泰總督雲貴廣西三省一應軍民事務俱照總督之例管轄滇黔兵丁甚為用命年來勦撫所到成功不獨官兵奮勇即土兵亦極効力著動正項銀十萬兩交與鄂爾泰酌量分別賞給其征勦八達寨之官弁兵丁中有陣亡受傷者已令加恩優䘏仍照例給與䘏典賞賚凡屬征勦蠻彝不但官兵損傷者朕心深為軫惻即苗民被害亦深可憫

此番總兵叚宗岳雖統兵失利但伊到任未久又所用者乃廣西懦弱之兵或有不得已之處田畯係總統調度之員難辭其責其間功罪輕重俱著鄂爾泰詳查分別定議具奏又鄂爾泰奏稱今年冬間前往貴州辦理公事著與廣西巡撫金鉷知會日期届期金鉷親赴貴州將粵省地方一應事宜與鄂爾泰面共講論悉心妥議經理自有稗益

十三日奉

上諭康熙四十二年定例自提督以至千把各給親丁名糧以為養育家口僕從之需外此則不許一名虛冒夫有一武弁即有親丁此項名糧理應前後官弁接受者聞湖廣原任提督俞益謨於離任之時將伊標下所有名糧一一名募補實使接任之員陸續待缺而後扣除竟有至數年之久不能扣至原額者此等行事但知有已而不知有人甚為刻薄祇因俞益謨曾經如此舉行故湖廣提標各營至今相沿不敢改易甚非體恤武弁

之道嗣後武弁去任之時即將名糧停扣不必募補留此與接任之員俾其得霑餘潤若他省營伍中有與湖廣提標相類者俱著遵朕此旨行

十四日

諭戶部直隸為首善之地今歲春麥秋禾俱登豐稔民人樂業朕心深慰但地方有歷年帶徵之錢糧若令閭閻之間新舊並納雖逢豐稔之歲而民力未必寬然有餘因思歷年帶徵之項乃頑戶之所拖欠也明年額徵之

項乃衆民之所輸將也若欲使小民共被恩澤惟有將明年之賦預行蠲免則比户可以均霑查直隷額徵地丁等項二百四十三萬餘兩本地支銷俸工及兵餉驛站等項應給銀二百零二萬兩其應起運者計四十一萬七千八百九十兩著將雍正七年額徵錢糧内蠲免四十一萬七千八百九十兩爾部可確查分數行文該督通行所屬州縣一體敬謹遵奉以副朕愛養黎元加惠畿輔之至意倘官吏等私自多徵朦混中飽或地棍

等包攬侵蝕作弊藏奸又或有司奉行不善使百姓不得均霑實惠經朕訪聞必重治其罪並將總督司道等嚴加處分

又奉

上諭今年三月間湖南巡撫王國棟摺奏下嵩長官司向鼎晟具呈願效永順土司之例改土為流霑沐皇恩等語朕比時即諭王國棟湖廣土司甚多各司其地供職輸將與流官無異其不守法度者該督撫題參議處改

土為流以安地方若能循分奉法撫綏其民即與州縣
之循良相同朕深嘉悅何必改土為流使失其世業前
永順土司彭肇槐懇請時朕意本不准行恐他處倣例
呈請未免紛擾且恐謹慎小心者不敢不請而頑悍者
仍復照舊於地方無益適因道員王柔在京奏稱彭肇
槐之意甚屬誠懇且伊有不得已之情等語朕是以勉
從所請加以特恩今下峝土司果相繼具呈前來甚非
朕意特諭總督邁柱巡撫王國棟不必准其呈牒此令

年三月之密諭也今又據王國棟奏稱向鼎晟懇請改土為流甚為誠切而現今土民又有控告該土司之案正在查審朕思從前該土司改土為流之請大抵由於土民之慫慂及土司所請未曾准行而土民復又列欵控告冀朕嚴治土司之罪而盡改為流似此舉動與朕初意更大相矛盾其所控告必非實情着該撫留心詳察凡屬土民必無敢於控告土司之事皆由於漢奸之唆使播弄冀生事端以便從中逞奸滋弊耳若各處土

司等因他處已改為流不得已而倣傚呈請者朕皆不准若被漢奸唆使土民控告俾土司獲罪而改土為流者朕更不忍該督撫等當以朕内外一體之懷通行曉諭俾土司等守土奉法共受國恩不必改土為流始為嚮化若有漢奸唆使等情尤應加意詳察至於土司實在不法惡蹟確著者該督撫據實叅劾治罪

又奉

上諭從前西邊用兵多年允禵狂悖貪婪肆行不法又有

延信等胷懐奸宄背公營私借軍需之名擾累地方耗費國帑即如允禵以軍需數十萬兩送與阿其那以供其作奸犯科之用此中外所共知者遂致領兵承辦各員效尤無忌浮冒侵欺勒索嚇詐種種奸弊難以枚舉及至上年銷算軍需則事事敗露諸人名下應追銀兩共計六百餘萬若按律治罪則應置重典者甚多朕無可奈何開恩暫寛治罪令定限著追實法外之仁也此等滿洲蒙古緑旗領兵之員弁從前所得想已花費此

時力不能完者自應仍置之於法但念伊等在行間効
力多年朕心有所不忍然國家一定之經費若一任出
兵之人侵蝕浮冒則國帑攸關國法安在況朕亦不得
而私者今再四思維内府庫中有收貯銀兩乃
聖祖仁皇帝及朕歷年躬行節儉之所餘積非部中經費可
比用是大沛恩膏將此銀兩動支九十四萬餘兩代滿
漢蒙古官兵拖欠銀兩之人清還應追之項此朕委曲
保全之至意格外施恩之曠典夫國家養育兵弁原為

効力疆埸執鋭披堅乃臣子之常分倘一遇軍旅之事即存貪財網利之心則天理必不能容國法亦難姑貸此番受恩之後若不知感激愧悔互相儆戒洗心滌慮宣力抒誠將來再有犯者必難再邀倖免也思之思之

又吏部議處邳州知州呂大雅捕蝗不力奉

上諭呂大雅未曾撲滅蝗蝻之故經朕詢問蘇州府知府温而遜據伊奏稱呂大雅以崑山縣知縣署常熟縣事及題陞邳州知州後因兩縣交代往來奔走以致稍有

遲悞情有可原非故意玩忽者比范時繹身為總督平時不能教訓屬員及處分之時又不將屬員委曲情由據實陳奏但將屬員嚴叅以卸己責甚非大臣秉公課吏之道若非朕詢問温而遜則呂大雅革職治罪之處未免屈抑呂大雅著免其處分范時繹著嚴飭行

又奉

上諭前楊文乾從閩省回至廣東即抱疾病祗以巡撫事繁任重無人可代力疾辦理後竟不起今朱綱亦於病

中勉強視事未得調攝雖生死有一定之數然朕軫念大臣聞其鞠躬盡瘁勤公事而廢頤養實憫然不忍於懷也嗣後督撫等倘有一時患病難以辦事者不可勉強支持即着一面奏聞一面將印務酌量委人署理俾得安静調攝則所患自然易於痊可足以慰朕體恤臣工之至意若兩司中有似此者該督撫仰體朕心亦酌量委員代辦具摺奏聞

十八日奉

上諭傅紳為古北口監督輒敢私立三口多收稅課剝削
小民經朕訪聞確實拏交刑部已定絞罪監候其名下
應追銀兩公然自稱用完不肯交納甚屬可惡着交與
該旗照限嚴追倘限滿不完照法司所擬即行正法傅
紳係已經奉旨拏問應絞監候之犯而工部堂官奏摺
內尚稱應將傅紳革職交與刑部治罪錯誤已極及朕
面加詢問夸岱等自知大錯俯首認罪而塞楞額則稱
傅紳拏問之處曾見過刑部知會之文朕詰問既知傅

紳已經拏問如何又請革職交送刑部伊始無詞奏對廷臣等在旁親見莫不駭然塞楞額為山東廵撫苟且因循贓私纍纍深負朕恩及令其回京則神情恍惚語言顛倒伊乃隆科多門下走狗想因隆科多獲罪之故伊心懷怨望是以天奪其魄在朕前如此舉動着將塞楞額革職拏問以為人臣負恩怙惡者之戒

十九日奉

上諭向來各省地方官疎縱盜賊習以為常故失察之案

甚多今拏獲盜賊之後若將年遠失察之官員一一追問議處不但案牘繁多其中必有賢能之員因此受累罷斥者且恐處分太衆以致緝捕審訊之人有所瞻徇隐匿亦未可定嗣後定例自雍正三年正月以後失察盜案之官員仍照例查叅處分若失察在雍正三年以前者一槩免其查叅議處

二十日奉

上諭朱綱謹慎老成才猷練達歷官至於巡撫實心供職

懋著勤勞閩省要地正資料理忽聞溘逝朕心深為憫惻應得䘏典該部照例議奏外著加兵部尚書銜以示優眷其柩櫬起程之日着省城官吏齊集奠送所過福建地方文武官員親往奠醊並遣人護送其別省經過州縣亦着地方官照看到家之日准其柩櫬入城治喪

二十一日奉

上諭周作孚在朕前控告旗人欺隱田地六百餘畝知府李英受賄故縱等語朕見其情詞懇切發與刑部審詢

刑部行查江西原籍據布蘭泰摺奏周作孚曾有私刑致死僕人及刀傷胞兄等案已經革退監生又復冒考等語朕批示布蘭泰云周作孚假冒監生亦事之所有至族人隱匿地畝未必無因汝勿為人朦蔽總俟審明定案今據該地方官查得周姓族人隱匿地畝雖係實情而刑部研審李英受賄並無其事且周作孚名下即有隱匿之田二頃二十七畝並未自行出首而布蘭泰所奏周作孚罪案件件皆實周作孚以既革之監生公

熊冒考且來朕前引見將夙有嫌怨之人牽連控告以致拖斃數命而已身欺隱之處並不首報奸頑無忌兇惡已極刑部擬以咨革職銜免其治罪甚屬不合着另行定擬具奏各省向來隱匿地畝甚多朕已開恩准令自首周孔美等所隱之糧尚在寬限首告之内着免其治罪准令照則陞科其地畝不必入官周作孚所隱之地畝着照例入官并按年追糧以懲奸惡

二十二日諸王大臣等以

景陵寶城瑞芝挺生具摺奏賀并請宣付史館奉

上諭朕以實心實政為本不言符瑞但今芝草生於

景陵寶城此我

聖祖仁皇帝昭示嘉祥景象朕心不勝感慶准照王大臣等所請宣付史館

二十三日奉

上諭國家政務必得其人而後理朕加意旁求多方遴選惟期百司庶職俊乂在官以收得人之效但各職需人

之處甚多該督撫等又屢屢奏請而現在赴部銓選之員不敷揀用因思自古人臣為國有以人事君之義孔子論舉賢才之道亦云舉爾所知可見凡人生平必有深知篤信之才足備朝廷任使者果其以公忠為心自無薦舉不得其實之理也兹特降諭旨著京官大學士以下主事以上之漢軍漢人外官督撫以下知縣以上之滿洲漢軍漢人每人各舉一人除現任知縣以上官員不必保舉外或係舉貢生監或係山林隱逸果有品

行才猷可備任使者即親戚子弟亦不必引避嫌疑令京官外官皆得據實保舉至外官所轄之現任佐貳雜職等屬員亦准其保薦此所保薦之人如係京官所舉者即令本人寄信喚令來京自行交送吏部彙齊引見其外官所舉之舉貢生監山林隱逸等人亦令具文開載履歷考語交與所舉之人齎文赴部引見至所舉之屬下佐貳等員著申送該督撫驗看出具考語然後送部引見朕從政務需人起見開誠布公以期集思廣益

內外大小臣工等共受國恩時懷報効之願今奉特旨准令保舉實屬難逢之會自應秉公據實以展臣子之心必無有徇私冒濫以自蹈欺罔者倘或舉非其人將來覺察或試用不稱責有攸歸勉之勉之

又奉

上諭潘尚智隱匿銀兩李衛一一查出甚屬可嘉從前此案原交與黃炳齊蘇勒清查乃一任潘尚智狡獪隱藏不能查出朕雖不加處分而伊等見此應知愧赧不可

有怨怒李衛之意大凡大臣辦事當以秉公據實為本若已有私意在先而亦欲後人之扶同附和則使衆人共為欺君罔上之事矣若已有遺誤在先而不欲後人之徹底清釐則公事必至於舛錯不得歸結矣黄炳齊蘇勒當深感李衛之辦理可以補從前之不逮若因此稍存嫌怨之心將來必遭天譴凡屬臣工當以此為戒

李衛著交部議敘

又奉

上諭據朝鮮國王李昑咨禮部文稱本國賊黨恐有潛逃懇飭關口防汛詗察等語朝鮮世効恭順伊國逆犯即係朝廷法所應誅之人倘有逃入邊口内地者自當即為擒捕著行文盛京山東等處邊界地方官員朝鮮之語言衣服與内地人民迥别易於稽查倘有此等罪犯潛逃者著即嚴拏解京如有窩留藏匿等情是明知故犯定將本人從重治罪十家一併連坐

二十六日

諭大學士九卿昨謝王寵密奏言朕用各省督撫應當選擇等語朕從前以伊為國家有用之人其才識可及趙申喬由今觀之甚屬庸鄙糊塗伊並不知朕心不過為迂濶之論以塞進言之責耳朕自御極以來夙興夜寐勤求治理惟恐一事不得其當惟慮一夫不獲其所見內外大小官員於國計民生皆有關係故每用一人無不慎重遴選凡部中銓選與諸臣保奏之員必隨時引見分别錄用或擢任之以驗其才猷或暫試之以觀其

辦理即至微員末職朕亦從不肯輕用一人何況督撫為封疆大吏其於國計民生關係尤鉅朕有不詳加選擇者乎每遇督撫缺出朕必思維諮訪其難其慎諸臣若意中無人可以據實回奏朕則安能懸缺不用乎一種搜索之難不可殫述伊全不知但謂朕應加選擇及朕再三詰問目今督撫中何人不堪其任伊並不能實指問伊意中何人可以為督撫伊意中又無一人伊身為大臣朕用人之難尚且不知何況天下之人乎人臣凡

事當切實敷陳似此空言何裨政治伊遂以為嘉謨讜論乎適足以見其糊塗而已

二十七日奉

上諭陶賴為刑部尚書於朕即位之初輒敢與張廷樞徇情玩法將叛逆之陳夢雷恣意寬縱本應將陶賴即行正法但因此案乃隆科多叅奏且力言其平日貪贓妄行之處朕知隆科多與伊素有嫌隙意欲假公濟私是以止將陶賴降職閒居此乃莫大之恩乃伊並不感恩

悔過安分奉法又復藏匿勒什布贓私數萬兩始初該旗王大臣詢問時尚敢咆哮狂肆强辨欺瞞必至欲加刑訊始一一據實供出甚屬可惡著交與刑部另行定擬具奏